

爱的徒劳

剧中人物

腓迪南 那瓦国王

俾隆
朗格维 } 国王侍臣
杜曼 }

鲍益
马凯德 } 法国公主侍臣

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 一个怪诞的西班牙人

纳森聂尔 教区牧师

霍罗福尼斯 塾师

德尔 巡丁

考斯塔德 乡人

毛子 亚马多的侍童

管林人

法国公主

罗瑟琳
玛利娅 } 公主侍女
凯瑟琳 }

杰奎妮妲 村女

群臣、侍从等

地 点

那瓦

第 一 幕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国王、俾隆、朗格维和杜曼上。

国 王 让大家所追求的名誉永远记录在我们的墓碑上，使我们在死亡的耻辱中获得永远的光荣；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之际，努力博取我们的名声，使时间的镰刀不能损伤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终了，我们的名誉却要永垂不朽。所以，勇敢的战士们——因为你们都是向你们自己的感情和一切尘世的欲望英勇作战的英雄——我们必须把我们最近的敕令严格实行起来：那瓦将会成为世界的奇迹；我们的宫廷将要成为一所小小的学院，潜心探讨有利人生的学术。你们三个人，俾隆、杜曼和朗格维，已经立誓在这三年之内，跟我一同生活，做我的学侣，并且绝对遵守这一纸戒约上所规定的各项条文；你们的誓已经宣过，现在就请你们签定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谁要是破坏了这戒约上最细微的一枝一节，就可以让亲笔的字迹勾清他的荣誉。若是你们已经定了最大的决心，愿你们签定名字，无渝斯盟。

朗格维 我已经决定了。左右不过是三年的长斋；肉体虽然憔悴，精神上却满载着盛宴。饱了肚皮，饿了头脑；美食珍馐可以充实肌肤，却能闭塞心窍。

杜曼 陛下，杜曼已经抑制了他的情欲，把世间所有粗俗的物质的欢娱扔给伧夫俗子们去享受。恋爱、财富和荣华把人

暗中催老；我要在哲学中间找寻生命的玄奥。

俾 隆 我所能够说的话，他们两人都已说过了。我已经起誓，陛下，在这儿读书三年；可是其他严厉的戒条，例如在那时期之内，不许见一个女人，这一条我但愿并不包括在内；还有每周中有一天不许接触任何食物，平常的日子，每天只有一餐，这一条我也希望并不包括在内；还有夜晚只许睡三小时，白天不准瞌睡，这一条我也但愿并不包括在内，因为我一向总是从天黑睡到天亮，还要再把半个白天当作黑夜。啊！这些题目太难，叫人怎能办得到？不看女人尽读书，不吃饭又不许睡觉！

国 王 你在宣誓的时候，已经声明遵守这些条件了。

俾 隆 请陛下恕我，我并没有起这样的誓。我只发誓陪着陛下读书，在您的宫廷里留居三年。

朗格维 除了这一点之外，俾隆，其余的条件你也都发誓遵守的。

俾 隆 那么，先生，我只是开玩笑说说的。我倒要请教，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国 王 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俾 隆 您的意思是说那些我们常识所不能窥知的事情吗？

国 王 正是，那就是读书的最大的报酬。

俾 隆 好，那么我要立誓苦读，把天地间的玄奥勤搜冥索：当煌煌的禁令阻挡我宴乐的时候，我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填满我的饥肠；当我们的肉眼望不到一个女人的时候，我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碰见天仙般的姑娘；要是我发了一个难以遵守的诺言，我要知道怎样可以一边违誓，一边把我的信誉保全。要是读书果然有这样的用处，能够知道目前还不知道的东西，你尽可以令我发誓，我一定踊跃从命，决无他言。

国 王 这些是学问途中的障碍，引领我们的智慧去追寻无聊的愉快。

俾 隆 一切愉快全是无聊；最大的无聊却是为了无聊历尽辛劳。你捧着一本书苦苦钻研，为的是追求真理的光明；真理却伪诈地使你的眼睛失明。这就叫作：本想找光明，反而失掉了光明；因为黑暗里的光明尚未被发现，你两眼的光明已经转为黑暗。我宁愿消受眼皮上的供奉，把美人的妙目恣情鉴赏，那脉脉含情的夺人光艳可以扫去我眼中的雾障。学问就像是高悬中天的日轮，愚妄的肉眼不能测度它的高深；孜孜矻矻的腐儒白首穷年，还不是从前人书本里掇拾些片爪寸鳞？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稚士，替每一颗星球取下一个名字；可是在众星吐辉的夜里，灿烂的星光一样会照射到无知的俗子。过分的博学无非浪博虚名；每一个教父都会替孩子命名。

国 王 他反对读书的理由何等充足！

杜 曼 他用巧妙的言辞挡善济恶！

郎格维 他让莠草蔓生，刈除了嘉谷！

俾 隆 春天来临，小鹅孵化了蛋壳！

杜 曼 这句话是怎么对上去的？

俾 隆 各得其时，各如其分。

杜 曼 没一点意思都没有。

俾 隆 聊以凑韵。

国 王 俾隆就如一阵冷酷无情的霜霰，用他的利嘴啄死了春天初生的婴孩。

俾 隆 好，就算我是；要是小鸟还没有啾动它的幼腔，为什么要让盛夏夸赞它的荣光？为什么要我喜爱流产的婴儿？我不愿冰雪遮掩了五月的花天锦地，也不愿蔷薇花在圣诞节含娇弄媚；万物都各自有它生长的季节，太早太迟同样是过犹不及。你们到现在才去埋头功课，等于越过了墙头去拔门上的键锁。

国 王 好，那么你退出好了。回家去吧，俾隆，再见！

俾 隆 不，陛下；我已经宣誓陪着您在一起；虽然我说了这许多话为无知的愚昧张目，使你们理尽词穷，不能为神圣的知识辩解，可是请相信我，我一定遵守我的誓言，安心忍受这三年的苦行。把那纸儿给我，让我依次读下去，在这些严厉的规律下面把我的名字签定。

国 王 你这样回心转意，免去了你终身的耻辱！

俾 隆 “第一条，任何女子不得进到离朕害廷一哩之内。”这一条有没有公布？

朗格维 已经公布四天了。

俾 隆 让我们看看违规的有些什么处分。“如有故违，切去该女之舌示儆。”这惩罚是谁定出来的？

朗格维 不敢，是我。

俾 隆 好大人，请问您的理由？

朗格维 她们看到了这样可怕的刑罚，就会吓得不敢来了。

俾 隆 好一条禁止良好风尚的野蛮法律！“第二条，若有人在三年之内，被发现与任何女子交谈，当由其他朝臣共同商定最严厉之办法，予以公开之羞辱。”这一条，陛下，您自己就要破坏的；您知道法国国王的女儿，一位端庄美丽的姑娘，就要奉命前来，跟您交涉把阿奎丹归还给她的老迈衰弱、卧病在床的父亲；所以这一条规律若不是等于虚设，就只好让这位众人赞慕的公主白白跋涉这一趟。

国 王 你们怎么说，各位贤卿？这一件事情我全都忘了。

俾 隆 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求远，当他一心研究着如何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所应该做的事情忘了；等到志愿成就，正像用火攻夺城市一样，得到的只是一捧灰烬。

国 王 为了事实上的必要，我们只好废除这一条法令；她必须寄宿在我们的宫廷之内。

俾 隆 事实上的必要将使我们在这三年内毁誓三千次，因为每

个人都是生来就有他自己的癖好，对这些癖好只能宽大为怀，不能用强力来强加压制。要是我破坏了约誓，就可以用这个字眼当盾牌，说我之所以背信是由于事实上的必要。所以我在这儿签下我的名字，全部接受这一切规律；（签名）谁要是违反了戒约上最细微的一枝一节，让他永不齿于人口。倘然别人受到诱惑，我也会同样受到诱惑；可是我相信，虽然今天你们看我是如此地不情愿，我一定是最后背誓的一个。可是戒约上有没有允许我们可以找些有趣的消遣呢？

国王 有，有。你们知道我们的宫廷里前来了一个文雅的西班牙游客，他的身上包罗着全世界各地的异调奇腔，他的脑中里收藏着取之不尽的古怪的辞句；从他自命不凡的舌头上吐出来的狂言，在他自己听起来就像感人的音乐一样让人沉醉；他是个富有才能、善于折衷是非的人。这个幻想之儿，名叫亚马多的，将要在我们读书的闲暇，用一些夸张的字句，给我们讲述在战争中丧生的热带之国西班牙骑士们的伟绩。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他；可是我自己很爱听他说谎，我要叫他为我的行吟诗人。

俾隆 亚马多是一个最出色的家伙，一个会用全新字句的十足时髦的骑士。

朗格维 考斯塔德那个村夫和他配作一对，可以替我们制造无穷的笑料；这样读书三年也不会感到太长。

德尔持信及考斯塔德同上。

德尔 哪一位是王上本人？

俾隆 这一位便是，家伙。你有什么事？

德尔 我自己也是代表王上的，因我是王上陛下的巡丁；可是我要看看王上本人。

俾隆 这便是他。

德尔 亚马——亚马——先生请问陛下安好。外头有人图谋不

轨；这封信可以转告您一切。

考斯塔德 陛下，这封信里所提到的事情是跟我有关系的。

国王 伟大的亚马多写来的信！

俾隆 不管内容多么啰嗦，我希望它充溢了夸大的字眼。

朗格维 问题不大，希望倒满大的，愿上帝给我们忍耐吧！

俾隆 耐着听，还是忍住笑？

朗格维 随便听听，轻声笑笑，不然就别听也别笑。

俾隆 好，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开心，还是让文章的本身为我们决定吧。

考斯塔德 这件事，先生，是关于我同杰奎妮妲两个人的。至于情，我的确是知情的。

俾隆 知什么情？

考斯塔德 其情其状很快即见分晓，先生；三者具备，一无欠缺：他们看见我在庄上与她并坐谈情，行为有些莽撞；等她走进御苑里的时候，我又随后跟着，结果被人捉住了。这不是“其情其状随后即见分晓”吗？说到情，先生，那只是男女之情；说到状——咳，不过是怪状奇形。

俾隆 还有个随后呢，老兄？

考斯塔德 随后就要看对我的处罚了；愿上帝保佑善人！

国王 你们愿意用心听我念这一封信吗？

俾隆 我们愿意洗耳恭听，就像它是上天的圣谕一般。

考斯塔德 愚笨的世人对肉体的需要同样是洗耳恭听的。

国王 “上天的伟大的代理人，那瓦的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我的灵魂的地上的真神，我的肉体养育的恩主——”

考斯塔德 还少一个字提起考斯塔德。

国王 “事情是这样的——”

考斯塔德 或许是这样的；可是如果他说是这样的，那他，说实话，不过也这样。

国王 闭嘴！

考斯塔德 像你我这种安分守己，从不跟人家打架的人，只好把一张嘴合起来。

国 王 少说话！

考斯塔德 我也恳请你，对别人的私事还是少说话为好。

国 王 “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为被黑色的忧郁所围绕，想要借着你的让人健康的空气的最灵效的医药，祛除这一种阴郁的重压的情绪，所以凭着我的绅士的身分，让我自己出外散步。是什么时候呢？大约在六点钟左右，正是畜类纷纷吃草，鸟儿成群啄食，人们坐下来享受那所谓晚饭的一种营养的时候：以上说明了时间。现在要说到何等场所：我的意思是说我散步的场所；那是称为你的御苑的所在。于是谈到什么地点：我的意思是说我在什么地点碰到这一桩最淫秽而荒谬的事件，让我从我的雪白的笔端注出了纯黑的墨水，成为现在你所看见、察看、诵读或者浏览的这一封信。可是说到什么地点，那是在你的曲折的花园里的西边角上东北偏北而略靠东首的方向；就在那里我看见那鄙卑的村夫，那可博一笑的低贱的小人物——”

考斯塔德 我。

国 王 “那缺乏教养的孤陋寡闻的灵魂——”

考斯塔德 我。

国 王 “那浅俗的东西——”

考斯塔德 还是我。

国 王 “照我所记得，考斯塔德是他的名儿——”

考斯塔德 啊，我。

国 王 “公然违背你的颁布晓谕的诏令及禁抑邪行的法典，跟一个——跟一个——啊！跟一个聊起了就使我万分气愤的人结伴而行——”

考斯塔德 同一个女人。

国 王 “跟一个我们祖母夏娃的孩子，一个阴人；可能为了使

你格外明白起见，一个女子。受着责任心的驱使，我把他交给陛下的巡丁安东尼·德尔，一个在名誉、态度、举止和信用方面都很优秀的人，带到你的面前，领受应得的惩戒。——”

德 尔 启禀陛下，我就是安东尼·德尔。

国 王 “至于杰奎妮妲——因为这就是那和前述村夫同时被我抓获的脆弱的东西的名称——我让她守候着你的法律的威严；一得到你的最轻微的传谕，我就会把她领来受审。抱着必恭必敬、燃烧全身的赤诚，你的仆人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敬上。”

俾 隆 这封信还不对我的预期，可是在我所曾经听过的书信中，这不失为最有趣的一封。

国 王 是的，这是古今恶札中的杰作。喂，你对这封信有什么话说吗？

考斯塔德 陛下，我承认的确有这么一个女人。

国 王 你听到谕告吗？

考斯塔德 我听倒是听见的，不过没有特别注意。

国 王 谕告上说，和妇人在一起而被捕，处以一年的拘禁。

考斯塔德 我不是同妇人在一起，陛下，我是同一个姑娘在一起。

国 王 好，谕告上说姑娘也包含在内。

考斯塔德 这也非一个姑娘，陛下；她是个处女。

国 王 处女也包含在内。

考斯塔德 那么我就否认她是个处女。我是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

国 王 女孩子不女孩子，任你怎么说都没有用。

考斯塔德 这女孩子对我相当有用呢，陛下。

国 王 听我的判决：你必须禁食一周，每天吃些糠喝些水。

考斯塔德 我宁可祈祷一个月，每天吃些羊肉喝些粥。

国 王 唐·亚马多将要当你的看守人。俾隆贤卿，你监视着把

他押送过去。各位贤卿，我们现在就去把我们彼此坚决立誓的事实行起来。（国王、朗格维、杜曼同下。）

俾 隆 我愿意用我的头去和不管哪一个人的帽子打赌，这些誓约和戒律不过是一出无聊的笑柄。喂，来。

考斯塔德 我是为了真理而受苦，先生；因为我跟杰奎妮妲在一起因而被他们捉住，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实，而且杰奎妮妲也是一个真心的女孩子。所以欢迎，幸运的苦杯！痛苦或许会有一天露出笑容；现在，歇歇吧，悲哀！（同下。）

第二场 同 前

亚马多和毛子上。

亚马多 孩子，一个精神高绝的人要是变得忧郁起来，会有些什么表现？

毛 子 他会露出悲哀的神气，主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表现。

亚马多 忧郁和悲哀不是相同的东西吗，亲爱的小鬼？

毛 子 不，不，主啊！不，主人。

亚马多 你怎么可以把悲哀同忧郁分开，我的娇嫩的青年？

毛 子 我可以从作用列出很普通的证明，我的粗硬的长老。

亚马多 为什么是粗硬的长老？为什么是粗硬的长老？

毛 子 为什么是娇嫩的青年？为什么是娇嫩的青年？

亚马多 我说你是娇嫩的青年，因为这是对于你的弱龄的一个恰当的名称。

毛 子 我说您是粗硬的长老，因为这是对于您的年岁的一个合宜的尊号。

亚马多 美不可言，妙不可言！

毛 子 这怎么讲，主人？你是说我美、我的话好呢，还是说我妙、我的话美？

亚马多 我是说你美，因为身体娇小。

- 毛 子 小人还美得了吗？那么妙从何而来呢？
- 亚马多 妙者，敏捷之称也。
- 毛 子 你说这话，主人，是夸我吗？
- 亚马多 确属盛誉。
- 毛 子 我倒想把你这番盛誉送给鳝鱼。
- 亚马多 怎么，鳝鱼有何聪明而言？
- 毛 子 鳝鱼算是够敏捷的。
- 亚马多 我是说你应对敏捷；你要使我肝火盛旺了。
- 毛 子 得，主人，我没什么说的了。
- 亚马多 我最讨厌的是贫欲。
- 毛 子 （旁白）真叫他说着了，他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
- 亚马多 我已经答应陪着王上研究三年。
- 毛 子 主人，您用不着一点钟的工夫，就能把它研究出来。
- 亚马多 不可能的事。
- 毛 子 一的三倍是多少？
- 亚马多 我不会计算；那是堂倌酒保们做的事。
- 毛 子 主人，您是一位绅士，也是一位赌徒。
- 亚马多 这两个名义我都认可；它们都是一个堂堂男子的标志。
- 毛 子 那么我相信您一定知道两点加一点统共几点。
- 亚马多 比两点多一点。
- 毛 子 那在低贱的俗人嘴里是称为三点的。
- 亚马多 不错。
- 毛 子 瞧，主人，这不是极容易的研究吗？您还没有眨过三次眼睛，我们已经把三字研究出来了；要是再在“三”字后头加上一个“年”字，总共两个字，不是用不着那匹会跳舞的马也能给您算出来吗？
- 亚马多 此论甚通。
- 毛 子 这说明您不通。
- 亚马多 我承认我是在恋爱了；一个军人谈恋爱是一桩下流的事，所以我爱恋着一个下流的女人。要是我向爱情拔剑

交战，可以把我从这种堕落的思想中间挽救出来的话，我就要把欲望当作我的俘虏，让不管哪一个法国宫廷里的朝士用一些最新的礼节把它赎去。我不屑于叹气，但是在骂誓这点上，丘匹德见了我也得甘拜下风。安慰我，孩子；哪几个伟大的人物是曾恋爱过的？

毛 子 赫刺克勒斯，主人。

亚马多 最亲爱的赫刺克勒斯！再说几个例子，好孩子，再说几个；我的亲爱的孩子，你必须为我举几个赫赫有名身担重任的人。

毛 子 参孙，主人；说起身负重任，谁也比不了他。他曾经像一个脚夫似地把城门负在背上；他也恋爱过的。

亚马多 啊，结实的参孙！强壮的参孙！你在剑法上不及我，我在背城门这一件事情上也不如你。我也在恋爱了。谁是参孙的爱人，我的好毛子？

毛 子 一个女人，主人。

亚马多 是哪种肤色的女人？

毛 子 一共四种肤色，或许她四种都有，或许她有四种之中的三种、两种，也可能是一种颜色。

亚马多 正确一些告诉我她的皮肤是哪种颜色？

毛 子 是海水一般碧绿的颜色，主人。

亚马多 那也是四种肤色中的一种吗？

毛 子 我在书上是这样读过的，主人；最美的女人都是这种颜色。

亚马多 绿色确实是情人们的颜色；可是我想参孙能爱上一个绿皮肤的女人，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他准是看中她有头脑。

毛 子 不错，主人。头脑要绿，帽子也会绿的。

亚马多 我爱的女人长得十分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的。

毛 子 最污浊的思想，主人，都是隐藏在这种颜色之下的。

亚马多 讲出你的理由来，懂事的婴孩。

毛 子 我的父亲的智慧，我的母亲的舌头，帮帮我！

亚马多 一个孩子的可爱的祷告，非常佳妙并且动人！

毛 子

要是她的脸色又红又白，

你永不会发现她犯罪，

因为白色表惊恐惶迫，

绯红的脸表羞耻惭愧；

可是她若犯下了错误，

你不能从她的脸上看出，

因为红的羞愧白的恐怖，

都是她天然生成的颜色。

这几行诗句，主人，可以证实白和红是两种危险的颜色。

亚马多 孩子，不是有一支谣曲歌咏着国王恋爱乞丐女的故事吗？

毛 子 大概在三个世代之前，曾经流行着这么一支低俗的谣曲；可是我想它现在已经失传了；即使还有人记得，也写不出来，而且不能唱歌的。

亚马多 我要把那题目重写成一首诗，让它作为我的迷恋的一个有力的前例。孩子，我真的爱上了我在御苑里抓住的那个跟村夫考斯塔德在一块儿的乡下姑娘了；她应该有一个人很好地照顾她。

毛 子 （旁白）好好地抽一顿鞭子；可是她应该有一个比我的主人更好的情郎。

亚马多 唱吧，孩子；我的心灵因爱情而沉重起来了。

毛 子 那是一件天大的奇事，因为您爱的是一位轻狂的女人。

亚马多 我说，唱吧。

毛 子 等这班人走过去了再唱吧。

德尔、考斯塔德及杰奎妮姐上。

德 尔 先生，王上的旨意，叫你把考斯塔德看管起来，不要叫他寻欢作乐也不要让他忏悔，还要让他每星期禁食三

天。讲到这一位姑娘，我定须让她留在御苑里挤牛乳。
再会！

亚马多 我羞得满脸全红了。姑娘！

杰奎妮妲 汉子？

亚马多 我要到你居住的地方去看你。

杰奎妮妲 那就在旁边。

亚马多 我知晓它的所在。

杰奎妮妲 主啊，你是何等聪明！

亚马多 我会给你讲海外奇闻。

杰奎妮妲 凭你这一副嘴脸吗？

亚马多 我爱你。

杰奎妮妲 我早听见你说过了。

亚马多 再会！

杰奎妮妲 祝你平安！

德 尔 来，杰奎妮妲，去吧！（德尔及杰奎妮妲下。）

亚马多 混蛋，你做了这样的坏事，非让你禁食不可。

考斯塔德 呃，先生，我希望您让我在禁食之前先吃个饱。

亚马多 我要把你重重责罚一下。

考斯塔德 多谢您的盛意，可是这帮下人却让王上轻轻就打发走了。

亚马多 把这混蛋押下去，把他关起来。

毛 子 来，你这胡作非为的奴才；滚！

考斯塔德 别把我关起来吧，先生。把我放了，我肯定禁食。

毛 子 既然放了，还能禁吗？快去坐牢吧！

考斯塔德 好，要是我有天恢复了自由，我要叫一些人看看——

毛 子 叫一些人看看什么？

考斯塔德 不，没什么，毛子少爷；他们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当了囚犯是不能一声不响的，所以，我还是不要多讲什么才好。谢谢上帝我是个缺乏耐性的人，所以我会安安静静呆在牢里。（毛子及考斯塔德下。）

亚马多 我爱上了那被她穿在她的低贱的鞋子里的更低贱的脚所践踏的最低贱的地面。要是我恋爱了，我将要败坏誓约，那就是说了一句伪善的谎。虚伪的谎怎么可以调到真实的爱呢？爱情是一个魔鬼，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罪恶天使。可是参孙也曾被它诱惑，他是个力气很大的人；所罗门也曾为它迷惑，他是个聪明无比的人。赫刺克勒斯的巨棍也敌不过丘匹德的箭镞，所以一个西班牙人的宝剑怎么能够对付得了呢？不消一两个回合，我的剑法就要完全散乱了。什么直刺，什么横劈，在他看来都是不屑一笑。他的耻辱是被人称为孩子；他的光荣却是征服成人。别了，勇气！锈了吧，宝剑！安静下来，战鼓！因为你们的主人在恋爱了；是的，他在恋爱了。即景生情的诗神啊，帮帮我！因为我相信我要写起十四行诗来了。想吧，智慧；写吧，笔！我有足够的诗情，可以记满几大卷的对开大本呢。（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远处设立大小帐幕

法国公主、罗瑟琳、玛利娅、凯瑟琳、鲍益、群臣及其他侍从等上。

鲍 益 现在，公主，振作您的最宝贵的精神来吧；想想您的父王特别选择了一个什么人来充任他的使节，跟一个什么人接洽一桩什么任务；他不派别人，却派他那为全世界所敬爱的女儿，您自己，来跟具备着所有人间完善的德性的、并世无双的那瓦国王进行谈判，而谈判的中心，又是适宜于成为一个女王的嫁奁的阿奎丹。造化不愿把才华丽色赋与庸庸碌碌的众人，却大量地把天地间一切的灵秀锺萃于您一身；您现在就应效法造化的大量，充分表现您的绝艳惊才。

公 主 好鲍益大人，我的美貌虽然微不足道，却也不需要你的谀辞的渲染；美貌是凭着眼睛判断的，不是贾人的利嘴所能任意抑扬。你这样搬弄你的智慧把我夸赞，无非希望人家赞颂你口齿伶俐；可是我听了你这一番褒美，却一点不觉得可以骄傲。现在我也要求你干一件事：好鲍益，你不会不知道，左右的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那瓦王已经发下誓言，要在这三年之内发愤读书，不让一个女人走近他的静肃的宫廷；所以我们在没有进入他的禁门之前，似乎应该先去询问他的意旨；我相信你的才干可以充任这一项使命，所以选择你做我的代言人，向他陈述我们的来意，告诉他法兰西国王的闺女有重要